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嘉莉妹妹

德莱塞索（美）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嘉莉妹妹

著 德莱塞索（美）

【第一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嘉莉妹妹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17 印张 44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606-498-2/I·36

定价:36.00 元(共 2 卷)

第一章

当嘉莉·米贝登上下午开往芝加哥的火车的时候，她所有的行装仅有一个已交付行李车托运的小箱子，一只放着些洗漱用的小物件的鳄鱼皮挎包，一纸盒小糕点和一个弹簧开关的黄皮荷包，里面放着她的车票，一张写着她姐姐在凡布伦街地址的纸条，还有四块钱现金。那是在一八八九年的八月。她才十八岁，聪明、腼腆，充满着无知的年轻人的种种梦想。不管她心里有多么依依不舍，当然并不是因为抛弃了家乡的种种好处。母亲与她吻别，使她不禁热泪盈眶，火车嘹嘹地驶过她父亲白天工作的面粉厂，使她喉头又一阵哽咽，村里熟悉的绿野在她眼前消逝，使她发出伤心的叹息。然而那些把她和故乡以及少女时代轻轻牵住的细丝，从此无可挽回地割断了。

诚然，如果她想回家，完全可以随时下车往回坐。她眼下乘坐的火车每天往返，把前面的芝加哥和她的家乡哥伦比亚，紧密地联结起来。两城相距不算远。芝加哥她不曾去过一次。实际上，几个钟点的火车，百多英里路，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看着写有她姐姐地址的小纸条，不禁自问。这会儿她又向窗外看着，绿色的田野匆匆掠过。随着，她的思路也变得活跃一些了：芝加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她开始泛泛地模糊地想象着。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出门在外，她的境遇不外乎两种。也许是遇到好人相助而变得好起来，也许是迅即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而变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中间状态，是做不到的。大城市里到处是狡诈的陷阱，其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比它小得多的装着人样的诱惑者。有的是巨大的影响力，就像修养到家的人一样用热情来

使人上当。闪闪的万点灯火和乞爱调情的眼神，就影响人的道德来说，具有一样的魅力。天真纯朴的心灵，许多是由压根儿超出于控制力之上的力量所破坏的。喧嚣的市声、热闹的生活、再加上鳞次栉比的高楼，用暧昧的言语冲击着受惊的心弦。假如没有个有阅历的人在身旁，轻声给她指点迷津，真不知这一切会让多少谎语妄语灌入这不加提防的人的耳里呢！因为不知道这花花世界的本质，它的美丽就像音乐一样，常常会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放松知觉，然后削弱，最后误入歧途。

嘉莉妹妹——在家时，一家人带着几分疼爱的口吻这样叫她。她嘛，并不缺乏起码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知道关心自己的利益，虽不太强烈，但也正是她的主要特点。无疑也充满了年轻人的种种幻想。漂亮，生就的美人胚子。只是正处在青春期发育阶段，全部的魅力尚未充分焕发出来，当然那不过是早晚的事。眼睛里透露着某种天生的聪明。所谓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新大陆移民的第三代子孙。她不喜欢书本，书本知识和她也无缘。她还不太懂如何举手投足，以显示那天生的优雅举止。她简直不能趣味横生地甩甩头。她的手也帮不上忙。脚长得固然玲珑，可也只是平平地放在那儿。但她对自己的魅力富有足够的自我欣赏，并渴望着对生活的更进一步的感受，获得物质享受的种种乐趣。就是这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正冒险挺进去侦察这神秘的大城市，梦想着有朝一日将这个新的世界征服在脚下，让那大城市俯首称臣，诚惶诚恐，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看”，有人在她耳边说，“那就是威斯康辛州最美的游览胜地之一。”

“是吗？”她羞怯地答道。

这时火车才开出沃克肖，不过她早就觉得身后有个男人了。她感觉到他在端详她的头发。他一直在那儿坐立不安，直觉使她感到后边那人对她产生了某种兴趣。她以少女的矜持，以及感到在这种

时候应该持有的态度，使她要先声夺人地拒绝这种亲近，但是此人老于世故而且曾经得手过，于是他的大胆和魅力占了上风。她竟回答了他的话。

他往前倾着身体，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开始和她娓娓动听地聊了起来。

“是的，那是芝加哥人喜欢去的旅游胜地。旅馆都是一流的。这一带你不熟悉吧？”

“哦，不，我熟悉，”嘉莉回答。“我的意思是，我家就住在哥伦比亚城。不过，这个地方我从来没到过。”

“那么说你这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啦，”他说。

他们交谈时，她一直在瞥视这个人的相貌。脸孔饱满红润，两撇小胡子，戴着一顶灰色的佛陀拉呢帽。这时她转过身来，面对面地打量着他，防范和撒娇的本能，在她头脑里乱哄哄地混杂在一块。

“我并不是这么说的嘛，”她答道。

“噢，是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他讨人喜欢地装作认错的样子。

此人的角色是生产厂家旅行推销员，当时刚刚流行把这类人称作“皮包客”。如果用另一个 1800 年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新名词“小白脸”来称呼，倒也贴切。可以说这种人从穿着打扮到一举一动，都旨在博取年轻敏感的异性们的好感。他穿着一套条纹格子的棕色毛料西装，这在当时很新潮，只是现在已经成了人们熟悉的商人服装。西装背心领口很低，露出浆得笔挺的白底粉红条纹衬衫的前胸。上衣的袖口露出质地相同的衬衫袖口，上面是大大的一粒镀金扣，镶有称为“猫儿眼”的普通黄色玛瑙。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其中有一枚是沉甸甸的私章戒指，简直和他须臾不离的。在西装背心外垂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表链上还系有一枚兄弟会的秘密徽章。整套服装裁剪合体，再配上一双擦得锃亮的厚跟漆皮鞋和灰色软呢帽，他的装备就齐全了。就他所代表的那类人来说，他蛮有

吸引力的。可以确信地讲，这个人的所有优点，在嘉莉第一眼打量他时，就无一而不显露的。

让我记录下他最成功的举止和手法中最显著的特点，以免这一类人物永远湮没无闻。第一重要的自然是上等的服饰了，没有这些东西，他就算不上什么了！其次是强烈的身体魅力，表现在对女性的强烈的欲望上。一颗对人间的种种势力和问题毫不关心的心灵，他的动力并不是贪婪，而是对变化多端的乐事——女色——贪得无厌。他的手法一贯是简单的。关键是大胆，这当然是出于对异性的渴望和仰慕。他只要和一个年轻姑娘见过两次面，到下一次就会走上前去，替她整整领带，而且也许会直呼她的名字。假如有个迷人的女性在街头与他擦肩而过，偶然对他投以青眼，他就会走上前去，一下子拉住她的手，做出熟悉的样子，硬说曾经和她见过面，这自然是要在他讨好的手段得到了她的欢心，她想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在百货大楼里，他可以悠闲自得地猎取在等待收款员找钱的一些年轻姑娘们的注意。在这样的场合，他要出这一类人物常耍的小花招，可以打听到这女人的姓名，她喜爱的花，给她递上带有地址的纸条，甚至追求微妙的所谓情谊，直到事实让他明白眼前这一目的绝无希望，到那时他才肯罢手不干。

至于对其装模做样的女人，他应付得非常得心应手，虽然所需的费用多少使他望而却步。比方说，在圣保罗走进了华丽的铁路客车，他会选一个座位，就在最有希望下手的女客旁边，转眼的功夫就问她是否在意把窗帘放下来。火车还没有完全开出站台，他就会向车上的茶房要一只给她搁脚的小凳来。在他的谈话的第二次间隙，他会帮她找些阅读的杂志，就此开始，便以婉顺乖巧的恭维，叙述自己的家世，吹嘘，以及侍奉等手段来赢得她的容许，或许还有好感。

女人有一天应该写出一套系统的服饰理论。不管多年轻，穿着打扮她是无师自通的。男人服饰中有那么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界

限，就凭这一点她可以区别哪些男人值得看一眼，哪些男人她是不屑一顾的。而一个男人一旦处于这条界限之下，他就休想得到女人的青睐。此外男人衣服中还有一条界限，会使女人转而注意起自己的服装来。此刻嘉莉旁边的这个男人身上就正显示出这条界限，使她不禁感到相形见拙。她觉得自己那套镶黑边的朴素蓝衣裙太寒酸了点，脚上的鞋子也太旧了。

“你知道，”他继续说下去，“你们城里不少人我都认识的。比如说服装店老板摩根洛，绸缎庄老板吉勃生……”

“噢，是吗？”想到那些曾令她留连忘返的橱窗，她不禁兴奋地插了一句。

这一下他终于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于是他抓住这个话题熟练地谈下去。随后没多久，他就在她身边坐下了。接着他谈服装买卖，谈他的旅行，谈芝加哥和那里的各种娱乐。

“倘若你这次是去那里，你会玩得很愉快的。你在那里有亲戚吗？”

“我是去探望姐姐的。”她解释说。

“你一定要去逛逛林肯公园，”他说，“还有密执安大街。他们正那里在兴建高楼大厦。那又是一个纽约，很了不起。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看——戏院啦、来往的人群啦、漂亮房子啦——啊，你会喜欢那里的。”

他所描绘的一切使她心里有些隐隐刺痛。在这些繁华景象的面前，她显得如此渺小，让她觉得有点难受。她清楚自己此行不是准备到各处去游玩的，可是在他描绘的一切物质享受的图景中还是可以有所希望的。这个衣着体面的人所献的殷勤使她感到有点惬意。当他说看到了她就让人想起某某红女明星时，她不禁露出笑容。她并不笨，但是这种吹捧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你会在芝加哥住一些日子，对不对？”他们这时交谈得很轻松了，他便借机问道。

“我说不清楚，”嘉莉没有把握地回答——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万一她找不到工作呢。

“总要住几周吧？”他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他们交谈中的言外之意这时已大大地超出了言语本身。他看出让她妩媚动人的那种无法描述的气质。她看出他对自己很感兴趣，正是在于女人又喜欢又害怕的那一点上。然而她的举止行为是单纯的，完全是因为她还不知道女人们用来掩饰她们的真实情感的那许多装腔作势的小聪明——因此她干的有些事情显得大胆了一点。假如她曾经有个聪颖灵巧的好友，她们就会提醒她，绝不应该这样凝视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你为什么问起这个？”她问道。

“这样的，我要在芝加哥逗留几星期。到我们公司里看看货色，取些新样品。我可以顺便领你到处看看。”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我得在我姐姐家住的，所以……”

“嗯，假如她不许的话，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应付的。”他掏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好像一切都已说定了似的。“你的通讯处是哪里？”

她摸索着放有地址的钱包。

他伸手从后面的裤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皮夹，里面塞有一些单据，旅行里程记录本和一卷钞票。这给她留下了的印象很深：以前向她献殷勤的男人中没有谁能掏得出这么一个皮夹子来。实际上，以前她所接触的人，没有一个经历丰富，见多识广而又富于热情活力的。他那皮夹子，光亮的皮鞋，漂亮的时装，以及他那种做派，所有这些为她所展现的，是一个朦胧的以他为中心的花花世界。这不由得使她欣赏他可能做的一切。

他取出一张精美的名片，上面印着“巴莱·卡留公司”，左下角印有“查理·赫·杜洛埃。”

“这就是我的名字，”他把名片放在她的手上，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应该念成‘杜洛一埃’。从我父亲的那面看，我的原籍是法国。”

乘她盯着名片的时候，他收起了皮夹。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的一札信件中抽出一只信封来。

“我就是为这家公司出门推销货物的，”他指了指信封上的图片，接着说，“就在斯台特街和莱克街的转弯处。”声音里流露出得意洋洋的味儿。他感到跟这样的公司联系在一起很有气势，而且让她也有了这样的感觉。

“你的地址是哪里？”他又问道，手里拿着铅笔准备记下来。

她瞧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一字一顿地说，“西凡布伦街三百五十四号史·西·汉生转。”

他仔细地把它记下来，然后又拿出皮夹来。“倘使我下星期一晚上来看望你，你会在家吗？”他问。

“我想会的。”她答道。

事实说不一定，语言不过是我们内心情感的一个模糊的影子。它们只是一些能够出声的小小链子，把那许多无声的情感和意图串联起来。眼下这两位就是这样。他们只是短短地交换了几句，掏一掏钱包，看了看名片。他们那尚未觉察的真实情感是多么难以表述啊，都不够聪明，摸不准对方的打算。他拿不准自己的调情收效如何。至此她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让人牵着鼻子走。一直到他记下她从钱袋里掏出的地址，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输了一着，而他却赢了一局。他们已经感到彼此之间有了某种联系。他现在把握了谈话的主动地位，开始轻松地随便聊起来，她的拘束也消失了。

他们逼近芝加哥了。许多景象在前面随处可见。它们在窗外一掠而过。火车穿过开阔平坦的大草原，他们看见一排排的电线杆穿越田野通往芝加哥。芝加哥城郊那些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隔了老远

也看得见了。

空地上不时出现些两层楼的木屋，没有篱笆也没有树木，好像是越来越接近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对于孩子，对于这种想象力丰富的天才，或者对于从未出过门的人来说，第一次靠近大城市是一次非常奇妙的经历。特别是在傍晚时分——那是世界上光明与黑暗的交替，生活从一种气氛或境界过渡到另一种的神秘时分。夜的美丽的图景啊。它给予了疲倦的客人多少无微不至的关怀啊。在夜晚有什么过去的希望的幻影不会再度复苏呢！辛勤劳作的人在心灵中对自己说：“我马上就要自由了。我就可以加入快乐的人群享受与他们一样的生活方式了。街道、路灯、灯火辉煌的饭厅可让我享用了。戏院、舞厅、聚会、休息的场所、欢乐的生活——这一切在夜里都是属于我的。”虽然人们还被关在工厂厂房里，可是激动的心情早已冲到外面。到处是一片快乐的气氛。就是最迟钝的人也有所感觉，尽管他们不一定总能描述、或表达出来。夜卸除了辛劳者的重担。

嘉莉妹妹凝视着窗外。人的心情就是这么容易被感染，她的旅伴瞧她看出了神，禁不住对这城市重新发生了点儿兴趣，向她指点着这地方的种种胜景。已经有如蛛网般的一大片铁轨——这是芝加哥的标志和勋章——向左右推展出去。只见无数节车厢，机车的打铃声响成一片。位于这交通洪流的两旁，耸立着灰暗的房屋、吐着浓烟的工厂、高高的起卸机谷仓。透过其间的缝隙，看得见这广阔的城市的一些迹象。有轨电车停在叉道口，等待火车驶过。管道口的人使劲拉下木杆封住道口。铃声响起，铁轨嚓嚓作响，前方拉响了声声汽笛。

“这是芝加哥西北郊，”杜洛埃说。“这是芝加哥河。”他边说边指一条浑浊的小河。河里充塞着来自远方的帆船。帆船桅杆耸立，船梢触碰着竖有黑色木杆的河岸。火车喷出一股浓烟，切嚓切嚓，铁轨发出一阵撞击声，那条小河就被抛在后面了。“芝加哥会成为

一个大都市，”他还在说，“真是个奇迹。你会发现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

她没心情听他说这些。困扰她的是一种忧虑。她正想到孤家寡人，远离故土，只身投入这片谋生的海洋中去奋斗，心情自然不能平静。感觉上有点透不过气似的。大致是心跳的太快了，有些不太舒服。她轻轻合上眼，想把这置之于脑后，毕竟老家哥伦比亚离得还不远。

“芝加哥到了！”司闸嚷着，呼一声车门打开了。火车正驶进一个人群熙攘的车场，站台上喧闹着嘈杂的人声。她开始收拾她那可怜的小提箱，一手握紧了钱包。杜洛埃站起身子，踢踢腿。弄直裤子后，顺手抓起自己那整洁的黄提箱。

“你的亲戚会来接你吧，”他说，“我来提你的箱子。”

“噢，不要，”她说，“我希望你别这样。我希望和我姐姐见面时，你不要和我在一起。”

“好的，”他满和气地说，“不过，我会呆在附近的，假如她不来，我可以把你平安地送回家。”

“你真周到。”嘉莉说，在这陌生的场合里觉得这种关心真是太可贵了。

“芝加哥！”司闸员拖长了声音在喊。火车开到了一个巨大的阴暗的车棚底下，车棚里灯火已经点亮了起来，到处都是一节节客车，这列火车在缓缓地前行。车厢里的乘客都站了起来，拥到门口。

“嘿，我们到了。”杜洛埃说着，带着她走向门口。“再见了，”他说，“星期一再见。”

“再见了。”她答到，握住了他伸出的手。

“记住了，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直到等你找到了你姐姐才走。”她微笑着盯住他的眼睛。

他装做不认识她的样子，一前一后地走下车来。一位面容消瘦

而着实普通的妇女在月台上认出了嘉莉，赶忙迎上前来。

“嗨，嘉莉妹妹！”她开口说，随后是例行的拥抱，表示欢迎。

嘉莉立即觉察到气氛的变化。在眼前这片纷乱，吵闹而又新奇的环境中，她觉得冷酷的现实抓住了她的手。这并非充满光辉和欢乐的世界，也不是到处可去寻欢娱乐的。她姐姐身上还带着艰辛劳作的烙印。

“家里人都怎么样？”她姐姐开口问道，“爸妈还好吗？”

嘉莉嘴上回答着，眼睛却望着别处。在过道那头，通往候车室和大街的门边，杜洛埃正回头朝嘉莉看着。等到看到她看见了他，看到她和姐姐安然相聚，他给她留了个笑影，便转身离去。只有嘉莉看见了这个微笑。看着他远去，嘉莉感到怅然若失。等到再看不见他的身影，她充分感受到他的消失带给自己的孤苦无依。在姐姐身边，自己仿佛一片孤帆漂泊在苍茫无情的大海上。

第二章

嘉莉的姐姐敏妮住的“公寓”——那时对位于同一层楼上的套间都是这样称呼的——公寓在西凡布伦街工人和职员居民区里，这些人都是从外地移居过来的，还不断有人大量搬来，平均每年要骤增五万人口。这套房间在三楼，前面的窗子濒临街道。一到夜里，可以看见杂货店灯光闪烁，孩子们在街上游玩。公共马车驶过时的铃声响起了又消失，嘉莉听起来很是悦耳，既奇特又新鲜。敏妮带她走进了前房，她凝视着窗外灯火通明的街道，出神地听着各种声音，看着各种活动，感受着她这个新来的客人能听到的这个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好几英里的大城市的喧哗声。

敏妮——汉生太太讲过刚见面的寒暄以后，就把婴儿交给了嘉莉，自己去做晚饭了。她的丈夫问了嘉莉几句话，就坐下来开始看晚报了。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出生在美国，父亲是瑞典人，如今在畜牧场做冷藏车的清洁工。对他来说，小姨子在不在是不相干的。她的来到对他并没有任何影响。他说了一句话，那是关于在芝加哥打工的问题。

“这是个大城市，”他说，“几天内就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活干。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事先已取得默契，嘉莉要自谋职业，食宿自理。他为人正派，生活节俭，在芝加哥西区挺远的地方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了两块地皮，已经付了几个月了。他的雄心就是有朝一日在那里盖起一栋房子。

趁着姐姐做晚饭的空隙，嘉莉打量了公寓。凭着那么几分观察的能力和女性特有的直觉，她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很艰难。房间的墙

上糊着拼凑的花纸，很不协调。地板上铺着草席，仅仅起居间有那么一块薄薄的破地毯。看得出那些临时对付着的家具，是在分期付款店铺里出售的那种质地很差的货色。

她和敏妮一起坐在厨房里，手里抱着孩子，直到孩子哭起来。于是，她站起来来回走动，嘴里哼着歌哄孩子。汉生被哭声吵得看不成报了，就走过去，接过了孩子。这里显出了他性格中可爱的地方：很有耐心。看得出他十分喜爱他的孩子。

“好了，好了，”他边动边对婴儿说，“别哭了。”听得出带有一点瑞典口音。

“你想先看看市里吧，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敏妮说。“这样，星期天我们去逛林肯公园吧。”

嘉莉注意到汉生对这个提议没有否决。他好像完全在思考别的什么事情。

“那么，”她说，“明天我想出去看看。我还有星期五星期六两天空闲，不会有麻烦的。商业区在哪里？”

敏妮开始解释，但是她的丈夫接过了这个话题。

“在那边，”他指着东面说，“那是东边。”于是他就谈起芝加哥的城市布局来，这是他至今和嘉莉谈话中最长的一次。“你最好到沿着富兰克林街的那些工厂去问问，就在河那边，”结束时他说。“有许多女孩子在那里干活。你回家也方便。路并不远。”

嘉莉点点头，又向她姐姐询问附近的情形。姐姐压低着声音，把她所了解的有限的一点情况告诉她，而汉生只顾抚弄着孩子。最后他突然跳起身来，把孩子递给了他的妻子。

“我明天早晨要早点起，我得去睡了，”他走了出去，迈过过道，消失在黑暗的卧室里去睡觉了。

“他在很远的畜牧场工作，”敏妮解释说，“所以他五点半就要起床。”

“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准备早饭呢？”嘉莉问。

“大概在四点四十分。”

姐妹俩一起做完当天的家务——嘉莉洗碗，敏妮给孩子脱衣服，放到床上去睡。敏妮的一举一动都显露着她一贯的吃苦耐劳。嘉莉看得出，姐姐就是这样一天到晚日复一日操劳的。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只好放弃和杜洛埃的交往。怎好让他上这儿来。实际上，从汉生的态度和敏妮压抑的神态里，从这个公寓的整个气氛里，她看出这里生活态度的保守，除了长年按部就班的劳作，其他的和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汉生每晚总是坐在前屋看报，九点休息，敏妮稍迟上床。他们期待于她的又是什么呢？她明白自己务必先找到工作，在食宿费上，有所着落，然后才可以想着交朋友之类的事。她和杜洛埃的那一段小小的调情，现在看来似乎不现实了。

“不可以，”她思忖道，“他不能到这来。”

她问敏妮要墨水和信纸，那些东西就放在吃饭间的壁炉架上。等她姐姐十点上床后，她就取出杜洛埃的名片开始给他写信。

“你不能到这里来看我的。你要等我下回写信跟你说。我姐姐住的地方太窄了。”

她苦苦思索，不知该在信里再写点什么。她想提起他们在火车上的那段交情，但是又不好意思。于是她用直截了当的口气感谢他的关心，作为收笔。接着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格式署名，最后决定用一本正经的语气“你忠实的”作为结尾，随后又改为“你真诚的”。她封上信封，写上地址，走进前屋，那里壁上有个凹进去的地方，摆着她的床铺。她把一只小摇椅拖到开着的窗子边，坐下来望着窗外的夜色和街道，默默地幻想着。

她回忆起这一天的经历，同时聆听着街车打着铃驶过去，还有街上隐约传来的片言只语和笑声。最终她想得有些疲倦了，坐在椅子上开始觉得蒙蒙地觉得想要睡觉，于是换上睡衣，上了床。

她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汉生已经去上班了。

她姐姐正在吃饭间里，也就是起居室里忙着缝衣服。她穿上衣服，给自己弄了些早饭吃，接着同敏妮商量该到哪里去找工作。自从跟嘉莉分别以来，敏妮已经大大地变了样。她二十七岁，虽然还硬朗，但已经是一个憔悴消瘦的妇女。她对人生的观点，受了她丈夫的影响，对幸福和责任的想法，迅速地变得越来越狭隘，比较她当年在孤陋寡闻的少女时代，还更厉害一些。她邀请嘉莉来，并不是因为她思念她，而是因为嘉莉不满意家里的生活，也许能在这里找到工作，在这里搭伴。看到妹妹她自然也有几分高兴，但是对她的工作，也持着她丈夫一样的观点。只要有工资就行，比方说，开始的时候每周五块钱薪水，那么干什么都行。他们以为嘉莉的前景是做一个女店员。她可以进一家大店铺去好好干活，直到——哦，直到有一天喜从天降。他们都说不清会有什么喜事。他们没有指望得到提升，也并不明确地希望她能结婚。总之，事情好歹会发展下去，直到机会降临，那时嘉莉就能获得报酬，不辜负她来这里受尽辛苦。这天早上，她就抱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出去找寻工作。

在跟着嘉莉到处转悠找工作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她所寄予希望的世界。1889年芝加哥的发展条件是得天独厚，甚至让年轻姑娘也不畏风险地到这里来碰运气。大量的经商机会使它闻名遐迩，造就出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来四面八方的人们，有人满怀希望，有人出于无可奈何。前者是来发财的，另外的则是在别的地方碰壁破产后投奔来的。这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抱有成为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壮志、气魄和生机。街道和房屋分布在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大土地上。这里的人口激增，不是由于传统的商业，而是由于各种工业的兴起。而这些工业的发展还在准备容纳更多新来的人。随处听得到建造新楼的铁锤敲击声。大工业正在前进。那些大铁路公司看到了这里的前途，所以预先买好大片地皮，准备发展交通运输业务。电车的路轨已伸展到周围的旷野，因为已预见到那些地方很快会发展起来。城市的一些地区只分布有零星的房子，也修起了